

03 阿安真不安

陳明芳

彼工，我無意中聽著阿安共老師講：「老師，我毋是神經病。」

我和阿安同窗第五年矣，猶會記得，一年仔的時，伊定定佇上課清彩離開伊的位，行過來、行過去，閣戇神戇神，一睷仔去看壁堵的世界地圖，一睷仔提老師桌頂的物件起來金金相，老師共喝，伊敢若攏無聽著，一支喙直直戇戇唸。閣較凌治人的是，伊的聲嗽不止仔大，佇恬靜的教室吵家拈宅，彼時陣我真討厭伊，實在有夠吵的啦！毋但按呢，逐遍考試，伊若是無考一百分，就會開始受氣，那哭那去共老師花規晡，老師規氣共伊的考卷改做一百分，阿安才欲收煞，若無，逐家攏免上課矣。雖罔予伊一百分真謙，毋過阮毋敢去揣老師窮分，因為老師逐工予阿安挈甲誠忝，看了真毋甘。

到三年仔，我又閣和阿安全班，哪會遮爾歹運？予伊吵拈甲無法度上課的日子真正是無了時。阿安的狀況愈來愈走精，到四年仔的時，若是無順伊的意，伊上課就 khòk-khòk 插喙，或者是阻擋老師出功課，毋是情緒掠袂牢放聲吼，就是氣怱怱摔課本，嘛會唱聲無想欲來學校讀冊。老師共嚷，伊就愈番顛，吱甲厝瓦強欲崩去，樓頂樓

跤攏聽會著伊喝甲大細聲。自按呢，開始有同學風聲阿安是神經病。

五年仔矣，我猶原恰阿安全班，滿腹的委屈忍袂牢想欲頓心肝，這到底是啥物因緣？五年仔的導師真威嚴，罕得有笑面，逐項代誌攏有伊的規矩。一日，導師共逐家講一个自閉症囡仔的故事，逐家那聽那感覺恰阿安足親像的，落尾才知阿安恰這個囡仔相。就按呢，這五年我頭一改熟似阿安，原來伊毋是刁故意的，是先天腦部功能有損害。老師繼落去講，凡勢有人怨嘆恰阿安全班真歹運，毋過若是換一个角度想看覓，這敢毋是予咱有一个機會去學習照顧「病人」咧？

自彼工了後，阮齊个仔相爭去共阿安鬥相共，陪伊開講、招伊迢迢。細粒子的阿安敢若阮的小弟仔，逐家顧伊顧牢牢。想袂到欲歇熱進前，伊煞咧花講無愛歇熱，欲逐工來學校上課啦！